

Qi Ke Fu Xiao Shuo Ji
契诃夫小说集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Gua Zai Bo Zi Shang De An Na

汝龙译



平明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契诃夫小说集·六）

汝龙 译

责任编辑：汪洋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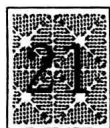
字 数：390000

版 次：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40-8/I·1238

定 价：14.8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老年集



目 次

契诃夫小传(沙穆阿金)	5
石龙子	22
生活琐事	26
关于爱情	33
老 年	43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49
吻	62
冷 血	81
出 差	100

契诃夫小传^①

沙穆阿金

在泰干洛格^②城，有一条平静的、长满青草的街，叫做修道院街。在夹道的两排房子里，可以看见一所小小的两层楼房，门口挂着牌子：“移民住宅。巴·叶·契诃夫。”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是安东·契诃夫的父亲。在那所房子的四堵墙壁里面，安东·契诃夫度过了他的童年。

契诃夫这家人的血统是纯农民的血统。安东·契诃夫的祖父是契尔特科夫所主有的一个农奴，这个契尔特科夫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那个著名信徒和朋友^③的祖先。安东的祖父靠着坚毅的劳动好歹积蓄了三千五百个卢布；在1841年，也就是大约在农奴解放^④的二十年以前，他用这笔钱给他全家八口人赎得了自由，每个人按七百个卢布的身价计算，他女儿亚历山德拉算是饶头，没出钱。全家从佛索涅日省迁到南方，安东的祖父在离泰干洛格不远的地方由普拉托夫伯爵，1812年战争^⑤中的英雄，雇去做他的田庄的

① 根据1925年伦敦Cassel and Company出版，由考泰梁斯基和汤姆林孙编译的《安东·契诃夫的生平和书信》中的英译文译出。篇名A Biographical Note of Anton Chekhov，著者是Zamyatin，译成中文时略有删节。——中译者。

② 契诃夫的故乡，欧俄南方滨海的一个小城。——中译者。

③ 契尔特科夫(Tchertkoff, 1854—1936)，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中译者。

④ 农奴解放令是在1861年由沙皇颁布的。——中译者。

⑤ 指拿破仑侵入俄罗斯所引起的卫国战争。——中译者。

总管。

安东的父亲在泰干洛格城里做伙计。他也凭着他父亲那样的毅力把一个个小钱积蓄起来，总算凑够一笔钱在修道院街开了一家商店。那时候他已经娶了泰干洛格的一个布商的女儿欧仁妮·莫洛索娃。1860年1月19日，安东诞生了。除了安东以外，还有四个儿子，亚历山大、尼古拉、伊凡、密哈益，和一个女儿，玛丽亚。这所小房子里的生活按照旧日的、严格的、传统的格式过着。父亲对子女管教很凶，要他们“敬畏上帝”，信教，遵守教会的规矩。男孩们不得不在一切的斋日持斋，不得不参加教堂里一切冗长的礼拜。父亲对教会的音乐有很多的知识，也有很大的爱好，等到男孩们长大，他就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唱诗班。

宗教方面的严格，对孩子们，却起了跟父亲的心愿完全不同的作用。“每逢我回想我的儿童时代，”安东日后写道，“我总觉得它相当阴郁。现在我不信教了。当初我的两个哥哥跟我在教堂里唱歌的时候，人家羡慕的瞧着我们，嫉妒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自己却觉得像是做苦工的小奴隶。”

契诃夫的第一个学校是在泰干洛格城郊的一个教会学校，在学校里他跟小工匠、水手、工人的子女厮混。教师是希腊人，那是一个没什么学识的、粗暴的人，常打他的小学生。在那儿念书是没有乐趣的。“我没有童年，”安东不止一次的对他的朋友们说。

脱离教会学校以后，安东马上就给送到一个语法学校去了，他在学业上的进步并不怎么辉煌。他发展得慢。那时候，他是一个迟钝、笨拙、大头的男孩；他的同学给他起外号，叫做“炮弹”和“牛头”。他老是有点躲着别人，没有交到什么知心的朋友。不过，尽管这样，“牛头”却为他的同学所喜爱；也许是由于他那老是懒洋洋的好脾气，由于他脸颊上的雀斑，由于他的笑容吧。

在语法学校里读到高年级的时候，契诃夫起了变化；他变成一个活泼的、爱说笑话的少年，善于干各种恶作剧的事，想出种种花

样来，欢笑和幽默（后来这两种东西成为他创作生活的整整一个阶段的特点）开始从一个汹涌的喷泉里喷出来。他从图书馆里找来种种滑稽的故事，大声朗诵，念得有声有色，招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他常常作出很逼真的怪相，还能够把嗓音变得叫人听不出是他的声调。

他最初的文学性的试作跟他在语法学校高年级读书的那段时期有关系。他给学生写稿和编辑的《小星》投稿，主办了几期幽默的、用原稿发表的学校报纸《口吃的人》。他在做七年级学生的时候，写过一个闹剧《小鸡不是白白的叫》和一个剧本《没有父亲》——这种孩子气的成绩，写得多少有点才气。

那时候契诃夫家庭的运气正在坏下去。父亲的买卖越来越不行，到1876年他的生意完全垮了，他只好卖掉房子和商店。除了安东以外，一家人都搬到莫斯科去了，另外已经有两个儿子先到了那里，亚历山大在读大学，尼古拉在读绘画学校。安东留在泰干洛格，为的是读完语法学校。

在莫斯科，父亲找到一个差使，在一个仓库里做职员，可是五十个卢布一个月的薪水养活几个小孩子已经嫌不够，更不可能接济安东了。在十六岁那一年，安东就得独立谋生，做事糊口。他教家馆来维持生活，一直拖到1879年他在学校毕业。然后，他到莫斯科去，考进大学的医科；在大学的第二年，他开始了文学性的记者工作。

那也实在是记者工作。贫困逼他写作，他不得不写，为的是一家人不致挨饿，因为父亲的五十个卢布一个月的薪水是不能够养活一家人的。契诃夫写起来了——他得依照指定的题目写作，按照定货单来写作；他得写海边的调情、丈母娘、三月的野兔；总之，写书报检查官所不禁止的任何东西，写当时幽默杂志为了“普通人”饭后消遣而需要的任何东西。

当时契诃夫全家住在莫斯科德拉邱夫卡广场的一所半地下室

式的房子里。安东不得不在最不相宜的环境里工作。“我在顶糟的条件下工作，”他在一封谈到那个时期的信里写道，“我的面前是非文学性的工作，它无情的折磨我的良心；在隔壁房间里有一个亲戚的孩子在啼哭；在另一个房间里父亲对母亲大声念《被感动的天使》。对写文章的人来说，比这再糟的环境简直不能想象。我的床由一个新来的亲戚占用了，他老是来缠我，跟我谈医学。那是一种天下少有的环境。”

“我的非文学性的工作无情的折磨着我的良心……”单是这句话就表明契诃夫觉得最苦的事还不是他在其中工作的环境，而是那种工作的性质；他得出卖他的才能来满足买主的口味，在那段时期里的买主都是滑稽的马路报纸《闹钟》、《蜻蜓》等。契诃夫在1880年在《蜻蜓》上发表《给我的有学问的邻居的一封信》开始了他的事业，那种“非文学性”的工作他不得不干了整整两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给《蜻蜓》写了“故事、传说、通俗笑剧、各种垃圾，包括《蚊子》和《苍蝇》”。所有这些东西都署了安·契洪节的笔名，这是在语法学校高年级念书的时候由宗教教师给他起的外号。

1882年，《点滴》的主编N·拉金约契诃夫给他的刊物写稿。《点滴》也是滑稽刊物；不过它总还比较近于文学，多少有点思想。“我们要用蠢事来抓住读者，我们要用好文章来教导他们；他们在读胡闹的东西的时候也就读到了好东西。”这是那位编者写给契诃夫的信上的话。顺便提一句，拉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有艺术趣味，有才能。他为《蜻蜓》约稿这件事，再加上他俩滋生出来的友谊，大大的鼓励了契诃夫。他不必再专门想着逗读者发笑了；他笔下的那些小说不时的流露出契洪节身上的那个未来的契诃夫。可是这些成绩并没得到鼓励。要是他偶尔忘掉他的制造笑话的责任，他就得道歉，替自己辩白，请求原谅。

“你说我的《柳枝》和《贼》对《点滴》来说未免太严肃，”他在1883年写给拉金的信上说。“不过我觉得一个只有百把行长的严

肃的小东西不会很刺眼……那篇东西相当轻松，合乎你那刊物的精神，那里面既有结构，又有适当的抗议。”

严肃的契诃夫还没人需要，可是说笑话的契洪节，滑稽的刊物却乐于发表他的东西；他的才能得到了注意，大家都来拉稿——可是尽管这样，他的生活仍旧很窘。他跟他父亲得养活全家，他那些故事换来的稿费实际上只是些小钱；就连这几个钱，有时他还得向他的编者们去央求。也有这样的事：他要求付给他应得的稿费三个卢布，主编却不付现钱，提议说：“也许你想买张戏票吧？或者买条新裤子？那就上某某成衣店去买一条裤子，记在我的帐上好了……”他借小笔的债款（五个或者十个卢布），典当东西。“有一种病像牙痛那样折磨我，那就是穷得一个钱也没有，”他对他的朋友诉苦。

安东·契诃夫还得找出时间来进行医科的学业，这是一种很难的学科，因此局面就更艰苦了。他得赶紧写完一篇故事，连忙去看教科书；他从编辑部出来，马上得到解剖室去。空闲、独自思索的自由、从超然的地位看一眼生活的自由——他是没有的。

1884年的春天，对契诃夫来说，特别艰苦。他一面不能放下文学工作，一面却得参加大学的毕业考试。五月考完，这位年青的医生就把文凭装在口袋里，同着家人一块儿去佛斯克列森斯克，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乡间小镇；契诃夫的一个弟兄正在那地方的教区学校里做教员。有青年们愉快的做伴，乡下风景幽美，医科考试已经过去——所有这些，使得契诃夫极快活，那段时期产生了他的最好的幽默故事。同时他开始做医生的工作；他在离佛斯克列森斯克大约五十里光景的一个地方医院里做了几个月的医务助理员。他得在医院里照料病人，出外验尸，到法庭做医务鉴定人。这些职务使他直接接触到乡间小镇的生活，供应他一大套故事的丰富素材。顺便提一句，他在佛斯克列森斯克正好有机会看到军官的生活，因为当时有一个炮兵旅驻扎在那儿。他跟那些军官，特别是旅长玛叶甫

斯基上校，交成了朋友。这种结交后来成为他的一个最好的剧本《三姊妹》的材料。

1885年契诃夫到底总算走出了埋没他的才能的《闹钟》和别的刊物的圈子，走上了真正文学的坦荡大道。这是他梦想了很久的事。1883年，他在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上谈到他为滑稽刊物所做的工作，说：“我成了他们中间的人；我跟他们一块儿工作，跟他们握手；据说远远看来，我像个扒手了。我难过，相信我早晚会的逃出去……我不会像这样活到死的一天。这是暂时的……”

1885年，多亏拉金帮忙，契诃夫受到约请为《彼得堡新闻》写稿，在这份报纸上出现了他的小说《马姓》、《猎人》^①等，受到当时文学界的一个名人德·华·格里高乐维奇^②的注意。1886年春天，格里高乐维奇写一封信给契诃夫，信上除了别的话以外还说：“您有真正的才能，那种使您高高的站在新一代作家的圈子上面的才能。”这封信给契诃夫留下很大的印象，使他提高对自己的估价，激发他带着更多的严肃干他的工作^③。由于《新时报》的主笔和发行人苏瓦林^④来拉稿，契诃夫总算能够跳出他自己陷在里面的辙了^⑤。不管那份报纸的政治观点怎样，它总是规模最大、销行最广的一份日报，在文学的意义上说来，他比契诃夫以前工作过的那些报刊不知高出多少倍。顶重要的是苏瓦林并不要求“滑稽的”故事。从那时候起，安东·契诃夫才丢下安托夏·契洪节的丑角帽子，用自己的真名字发表小说。他的小说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常常响着契诃夫那种为生活悲伤的音调了。

① 《马姓》见《校长集》，《猎人》见《巫婆集》。——中译者。

② 格里高乐维奇(Grigorovich, 1822—1899)，俄罗斯作家。——中译者。

③ 参看《亮光集》篇首契诃夫写给格里高乐维奇的回信。——中译者。

④ 苏瓦林是变节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主编的《新时报》是一份具有保守的、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报纸。——中译者。

⑤ 契诃夫在写给格里高乐维奇的回信上有这样一句话：“要我一时三刻跳出我陷在里面的辙，那是不可能的。”——中译者。

为《新时报》写稿的工作，终于容许契诃夫到彼得堡走一趟了。在那儿，他走进文学界名流的中心，认识了密哈益罗甫斯基^①、格列布·乌斯潘斯基^②、列斯科夫^③、科洛连珂^④、普列希切叶夫^⑤、波龙斯基^⑥。老一辈的俄罗斯文学巨人很热烈的接待他。“我觉得自己上了七重天，”他写信对他哥哥说。“聪明而正派的人有那么多，简直可以随手捡到。我天天结交新朋友。”这一切一定加强了他对自己的才能的信心。

这位新作家现在吸引了报界的注意；他的一本小说集出版了，严肃的日报和月刊就发表许多评论文章。这个集子由拉金印行，起名《杂拌儿》。他的第一本书《梅尔柏密妮的故事》早在1884年出版，却没引起报界的注意。

契诃夫的名望增长得很快。1888年他的小说《草原》^⑦在《北方导报》发表，《北方导报》是当时最好的一份月刊。他不久就成为那份刊物的最勤的投稿者之一，别的刊物也来拉他写稿了。

在他的其次的集子《在黑暗里》和《阴郁的人》出版以后，科学院赠他普希金奖金。这种成功完全出乎契诃夫的意外。“奖金啦、电报啦、贺喜啦、朋友啦——所有这些弄得我心里乱腾腾的。我给搞得昏头昏脑，我的过去在我头脑里变成了一片雾，”他写信告诉他哥哥说。普希金奖金给契诃夫的过去添了光彩。契诃夫的才能被人认识了，他的名字为更广泛的读者所熟悉了。

① 密哈益罗甫斯基(Mihailovsky, 1842——1904)，俄罗斯民粹派文学批评家。——中译者。

② 乌斯潘斯基(Gleb Oaspensky, 1843——1902)，俄罗斯作家。——中译者。

③ 列斯科夫(Leskov, 1831——1895)，俄罗斯作家。——中译者。

④ 科洛连珂(Korolenko, 1851——1921)，俄罗斯作家。——中译者。

⑤ 普列希切叶夫(Pleshcheyev, 1825——1893)，俄罗斯诗人，《北方导报》主编。——中译者。

⑥ 波龙斯基(Polonsky, 1820——1898)，俄罗斯作家。——中译者。

⑦ 见《镜子集》。——中译者。

名望并没有一下子医好契诃夫的慢性病——贫穷。他仍旧得为明天打算，仍旧得辛苦的工作。“我累了……我在等稿费。整个九月，我坐在这儿，没一个钱，我已经典当了几样东西，而且到处瞎撞，就跟鱼撞着冰一样，”他在1888年写信给普列希切叶夫说。在他的信里，这类照例的、用半开玩笑的契诃夫口气写出来的对窘困的诉苦，可以找着许多例子。

契诃夫现在比以前更工作得紧张：由于他的新地位，由于他对自己和他工作的新态度，他不能不这样。“从前我写东西仿佛鸟儿唱歌一样，”他说，“我坐下来就写。写什么，怎样写，我都不去想，故事自己就出来了。我像一头放到旷野上去的小牛，跳啊，蹦啊，踢啊，滑稽的摇尾巴，摇脑袋。我笑，而且引别人笑。”他再也不能够像那样写了；他的创作工作对他来说又是快活又是苦恼；他对自己要求得越发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培养了一种经常的不满。“三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从我自己身上挤出一篇小说来；我已经开始写了五次，也丢掉了五次。我唾痰，使劲写，细琢磨，骂街……”“我写得慢，写完一段就要停很久；我写，重写，常常没有写完就丢掉了。……”“我写，杠掉；写，杠掉。”在契诃夫的信里我们找到许多这样的话。

工作的紧张、生活费用的经常缺乏，没有白白过去，而是留下了痕迹。契诃夫的健康垮下来了，他常咳嗽、吐血——肺癆病的恶兆头。他既是医生，不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不愿意相信；或者他装出不相信的样子，免得引起家人，特别是他母亲，忧虑。不止一次，他吐过血后总要发生这样的事：契诃夫把吐血的事写信告诉这个或者那个朋友，可是准定要附一笔：“别告诉母亲。万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件事。”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契诃夫既不肯治病，也不肯改变生活方式，他仍旧像从前那样辛勤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加宽了；除了小说以外，他开始写戏。1887年，他发表他的第一个剧本《伊凡诺

夫》。这剧本在莫斯科演出，后来在彼得堡演出。《伊凡诺夫》演得成功了，契诃夫就开始写另一个戏《林妖》，后来全部重新写过，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起名《万尼亚舅舅》。《林妖》失败了，第一次公演以后就停演了。这就冲淡了他写戏的喜好，在此后的六年中间他没写过一个剧本，只写了几个通俗笑剧：《熊求婚》等。

契诃夫对生活越看越深，越来越注意它的阴暗面。他特别常常想到“我们在我们的监狱里糟踏了成百万的人，我们随随便便、不加思索、野蛮的糟踏了他们。”这正是使他在1890年到1891年间长途跋涉到库页岛^①去的主要动机之一。当时西伯利亚还没有铁道，要到库页岛去，契诃夫就得在顶困难的条件下旅行三个月：泥泞，尘土，寒冷，炎热，不断的、一刻也不休息的坐车。那趟旅行的结果，出现了一本书，《库页岛》，不但使社会人士得到很强烈的印象，甚至引起政府中人的注意。此书出版以后不久，政府就采取措施改善库页岛流放犯的生活。

从库页岛回来，契诃夫的健康表面上好了些。可是莫斯科的热闹生活，名望的不可避免的伴侣——不断来包围他的无数客人——使得他疲乏，他开始想着搬到莫斯科外面去住，不过要离城近一点。他还有别的理由要搬出莫斯科去。“要是我是医生，那我得有医院和病人；要是我是作家，我得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不是生活在小小的德密特洛甫斯克街上。我得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一丁半点也是好的，”他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说。那时候经济境况倒好得多了，容许他在莫斯科省买下一个小庄园梅里赫佛村。契诃夫带着全家人搬到那儿，一直住到1898年，很少到莫斯科、彼得堡、大陆去。

在梅里赫佛村，契诃夫找到了他要找的“一丁半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尽管自己有病，他却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做医务工

① 在西伯利亚极东的一个岛，当时是犯人流放地。——中译者。

作；他给农民看病；自己出钱在邻村修建学校；在塞尔普霍夫地方议会里工作。所有这些并没妨碍他在梅里赫佛村居住的六年中间写出他的最好的小说，例如《第六病室》、《匿名的故事》、《女人的王国》、《艺术家的故事》、《装在套子里的人》、《黑修士》、《我的生活》^①。密切的熟悉乡村生活的粗鄙的阴暗面以后，他有了写《凶杀》和《农民》^②的材料。

在契诃夫以前，已经有很多写到农民的小说，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写过他们。屠格涅夫和格里高乐维奇带着忏悔的贵族的感伤意味写农民；对具有革命思想的作家^③说来，农民老显得多多少少像是神。在《凶杀》、《农民》和他后来的小说《在峡谷里》^④，契诃夫是第一个描写俄罗斯乡村的赤裸裸的、不加粉饰的真相的人；他带着惊人的直率描写着。在他以后只有高尔基和蒲宁像那样描写农民。这种真相还是第一回揭露出来，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印象。围绕着契诃夫小说的这个圈子，巨大的文学生长起来。

经过长时期的停顿后，在梅里赫佛村契诃夫重又开始写戏。1895年他写了《海鸥》，这个剧本为彼得堡的亚历山得林斯基剧院所接受。契诃夫对它的演出存着很大的期望，他到彼得堡去观光第一次的公演。当时的最好的男女演员——达维朵夫、华尔拉莫夫、考密撒尔节甫斯基小姐——演这出戏。这戏算做受人欢迎的喜剧女演员列甫凯叶夫夫人的福利公演，这件偶然的事却决定了《海鸥》的命运。在初次公演时候，看戏的是特殊的“列甫凯叶夫”观众：喜欢痛痛快快笑一场的人，从前安托夏·契洪节为他们写过滑稽

① 《匿名的故事》见《嫁妆集》，《女人的王国》见《醋栗集》，《艺术家的故事》见《食客集》，《装在套子里的人》见《邻居集》，《黑修士》见《艺术集》，《我的生活》见《苦恼集》。——中译者。

② 《凶杀》见《恐怖集》，《农民》见《农民集》。——中译者。

③ 指民粹派的作家。——中译者。

④ 见《农民集》。——中译者。

小说。可是等到契洪节没有出现，却出现了契诃夫的时候，观众不能了解他了。这个戏失败了。戏没还演完，契诃夫就离开剧院，第二天一清早动身到莫斯科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昨天晚上，”他第二天写道。“哪怕我再活上七百年，我也决计一个戏都不写了。”几年以后《海鸥》重上舞台——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这一回这个戏却大大成功了——直到这时候契诃夫才忘了他从此不再写戏的誓言。

1897年春天，契诃夫到莫斯科去。过了几天，他妹妹跟着也去了。在火车站上，她收到一个字条，要她到契诃夫住着的医院里去一趟。在那字条上，她哥哥写道：“请别告诉母亲和父亲。”可是他再也没法把他的病情瞒过他的家人；他的病情太严重了，在莫斯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发作了猛烈的肺出血，弄得医生竟担心他的生命了。他不得不在医院里住半个月。他住在医院里的时候，列夫·托尔斯泰去看他，虽然医生禁止谈话，契诃夫还是跟他谈了一个多钟头。随后又吐血。可是他从农民祖先继承下来的强壮体质却打退了疾病，契诃夫复原了。

在那年春天(1897年)，契诃夫开始过自愿的流放生活；他生活中的这以后的岁月注定了要居住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脱离跟他心灵那么贴近的那个真正的俄罗斯。依照医生的嘱咐，他不得不在第二年出国休养一年，大半时候在法国南方，回到俄罗斯来以后只得在克里米亚住下。

那时候契诃夫已经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权卖给著名的彼得堡出版商马克斯，这就使他能够在雅尔达(这个城在克里米亚)附近买一块土地，在那儿造一所房子。有一个时期，房子的建造，南方的太阳和海洋，使得契诃夫觉着新鲜有趣，可是后来他越来越思念莫斯科。在莫斯科，生活是充实的，有精神的，契诃夫热爱生活。况且，莫斯科还有那个把他的戏演得空前成功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可是他的病逼得他留在“温暖的西伯利亚”，远远的脱离那一切，按照医